

《法藏文庫》
碩博士學位論文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60

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

《法藏文庫》

碩博士學位論文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60

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60 碩博士學位論文

監修 星雲大師

學術委員 樓宇烈 王 堯 方立天 賴永海 陳 兵 方廣錫

龔鵬程 藍吉富 慈 惠 慧 開 依 空

總策劃 程恭讓

總編輯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編輯 永明 永進 永本 滿果 滿耕

二〇〇二年三月初版一刷

發行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發行人 慈惠（張優理）

出版者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轉一一一九

流通處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〇二）二九八〇〇二六〇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隆路三二七號九樓（〇二）二七四八三三〇二

工本費 每册美金十五元

法律顧問 舒建中、毛英富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佛學碩、博士論文第六輯(十冊)目錄·總目錄刊在第六十冊之後

⑤1 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湛如)
悟真事跡初探(續華)

⑤7 宋詞與佛道思想(史雙元)
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黃卓越)
論東晉僧詩(盧寧)

⑤2 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方廣錫)

⑤8 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李小榮)

⑤3 敦煌變文研究(陸永峰)

敦煌維摩詰文學研究(何劍平)

魯迅與宗教文化(王家平)
廢名創作中的佛教色彩(吉貞杏)

⑤4 禪詩研究(一)(吳言生)

⑤9 佛教與二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關係之研究
(哈迎飛)

⑤5 禪詩研究(二)(吳言生)

李贄的童心·道家的真人·佛家的真如
(宋珂君)

⑤6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周裕鍇)

由「不立文字」到「文字禪」(楊維中)

禪學美學思想初探(韓鵬杰)

嚴羽的美學理論思維及其與禪宗的關係

(何明)

⑥0 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吳海勇)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序

星雲

從印度佛教東傳以後，二千年來，經過譯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孕育，到達隋唐宗派的建立，佛教思想在中國熱烈的展開，成爲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時代。後來又有歷代高僧大德、學士文人，他們爲佛教撰述許多著作、註釋、論議，讓佛教的義理急遽發揚。

到了晚清，直至今日，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學術之中，既有古今學術的辨論，又有東西文化的爭議；其詭譎怪異，錯綜複雜的過程，讓有心的人士備感中國文化需要轉型和重組。加之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倫理的基礎，面臨全面的衝擊，甚至破壞，急需有傳承、代替的精神和內容。

如果說，中國文化由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和佛教隋唐諸宗的思想之開展，奠定了中國文化基本的色調，那麼吾人也深信，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繽紛雜陳，也將會奠定以後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中國思想文化的基礎。因此，二十世紀的思想無論利弊、新舊，種種的紛雜激盪，對未來的影響可說無比的深廣！

佛教信仰的存在，不可能超越於時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經濟、學術之外。雖然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曾遭遇到全面的生存危機，所幸由於一大批高僧大德、檀那信眾，以及社會人士的關心、支持和努力，還有許多以學術著論的學者、教授，正反不同的議論，形成佛教在中國文化裏面存在的價值；這不但帶動中國佛教走出生存的困境，而且廿一世紀的來臨，「人間佛教」的建立已經激發出佛教新的動力，繼續發揮其利濟人天、淨化世界的莊嚴

事業。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裏，有改革派與守舊派之爭，也有僧侶佛教與居士佛教之論，甚至有大小乘、南北傳，和漢藏傳承的爭議。不管那些由於地理、氣候、文化、習慣之不同所形成的各地區佛教，歧異紛陳；但經歷「人間佛教」的提倡，在歷經思想與實踐之後的磨練，可以說已經逐漸成熟和定型，「人間佛教」必然成爲當代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

隨著二十世紀佛教思想分裂的情況即將成爲過去，在這世紀交替之時，佛光山繼續過去三十餘年來，在舉辦學術會議、編纂學術專刊、重編大藏經等既有的努力和成績上，我們又在廿一世紀來臨的此刻，成立「法藏文庫」，計劃分成數個階段，以三至五年爲期，將近百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及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之佛教文獻，有計劃且有系統的加以整理，編輯出版，以迎接廿一世紀「人間佛教」的需要，自是意義深遠。

在整個《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出版計劃中，第一步是將中國大陸學界的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蒐集、整理和出版；繼之而台灣，而世界各地漢文論典的編纂，這便是《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編撰緣起。

現在，茲將我們的編撰旨趣說明如下：

第一、中國佛學碩、博士學位的培養工作，在大陸和台灣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開始起步，歷二十餘年的發展，經過老、中、青數代學者持之不懈的努力，如今這一領域由於中國大陸新人輩出，佳作不斷，成果輝煌。大陸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涵蓋了佛教經典研究、佛教思想史、佛教文獻學、佛教制度與教史，以及敦煌藝術學、藏傳佛教，甚至近代中國佛教及世界漢文佛教研究等眾多的領域；並且採取了哲學、史

學、文獻學、語言學、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等多種研究方法。佛光山多年來也始終秉持「以文化弘揚佛法」，提倡和鼓勵教界重視學者的研究；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視野開闊，主題多元，個性鮮明，成績斐然，內心至感欽佩！

第二、學術研究雖然是學者個人的事情，但學者的人生觀念不可能完全脫離於一般的社會、思想、文化和環境，學者們所關心的課題，他們提出問題及解答問題的方式，往往受到一定的學術文化傳統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與制約。由此而論，海峽兩岸的佛教學術研究，就當然會表現出各自的個性與特點，其相互之間，因而也就有彼此交流、溝通及互補的必要性。據我所知，台灣學界一些學者非常注意收集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因為他們覺得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反映了大陸佛教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值得台灣學者們借鏡與參考。然而由於個人的連絡及資訊畢竟有限，他們也就很難窺見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的全貌。現在，《法藏文庫》努力將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系統的蒐集、出版，目的就是提供台灣學者更容易瞭解大陸的佛學研究動態，為兩岸佛教學術更進一步的交流，提供一些方便和機會！

第三、台灣自六十年代左右開始，在各個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興起了研究佛學的熱潮。當時由於師資難求，深感佛法之寶貴；自詹煜齋先生提供大專佛學論文獎學金之後，佛學著作就紛紛發表。近年來，各大學也准許設立宗教學院、佛學系等，並由於研究科學的人參與研究佛學者眾多，如圓覺文教基金會長期從事「佛學與科學」的座談會，邀請中央研究院梁乃崇教授、台灣大學教務長李嗣涔教授、東吳大學陳昌祈教授等發表論文；十餘年來，台灣學界所發表的論文，為數可觀。因此，本論典將在中國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發表到

一個階段後，接著繼續發表台灣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而後將把海峽兩岸的學者、教授、專家之創作，以「中國佛教文化論叢」的計劃，結集出版，供給學者研究，以光大佛法。

第四、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創建之後，於一九七六年即編印、發行《佛光學報》；之後又每年舉辦學術會議，出版《佛教學術年刊》，自一九七六年到現在，從未間斷。

佛光山除了編撰學報專刊以外，一向也以文藝化、大眾化的雜誌論文，化導世間，以期發揚佛學之幽光，弘通佛教之奧義。現在在佛光山所創立的大學，如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乃至佛光山叢林學院，均鼓勵師生撰寫佛學論文；《普門學報》也因此於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誕生了。

今後，《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暨《中國佛教文化論叢》，將和《普門學報》配合編撰、發行，以提昇佛教的義學，培養高級佛學人才，此乃吾等佛子不容推卸的職責所在矣！是為序。

星五 二千零一年元月 于佛光山法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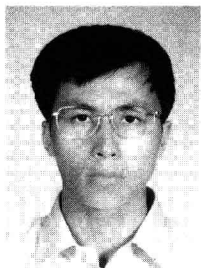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凡例

- 一、本論典將出版中國海峽兩岸暨世界各地華文碩、博士論文專集一百冊，自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起印行，為期三至五年內完成。
- 二、本論典每冊收集碩、博士論文一篇或數篇，每冊約三十萬字左右，一律布面精裝。
- 三、本論典除刊登作者的相片、姓名以外，對於指導老師及答辯的時間，都有詳明列出。
- 四、本論典為非賣品，旨在提供學術界研究參考之用。需要者酌收工本費，每冊美金十五元。
- 五、本論典所刊論文，均已獲得作者同意授權出版，除作者本人外，請勿轉載或翻印出版。
- 六、本論典內容不代出版單位的思想和觀點。
- 七、本論典刊行後，將繼續編輯《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以供廿一世紀研究佛教學術者之參考。
- 八、歡迎海內外學者提供著作，酌奉稿酬。
- 九、本論典為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所有出版經費，悉數由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提供。
- 十、聯絡處：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地址：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07) 656-1921 轉 1119

E-mail: fgsastw7u@mail.fgs.org.tw



吳海勇，一九七〇年生。浙江省寧波市人。一九八九年就讀寧波師範學院，一九九三年獲漢語言文學學士學位。一九九三年就讀曲阜師範大學研究所，一九九六年獲文學碩士學位。一九九六年就讀復旦大學中文系，一九九九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出版過獨立完成的佛經注譯，並參與《佛經文學粹編》的部分選注工作。《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係其博士學位論文，該文被復旦大學學術評定委員會推評為九九屆優秀博士論文。

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

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

作者：吳海勇

指導教授：陳允吉、陳引馳

答辯通過時間：一九九九年

目錄

總序	星雲大師	1
凡例		1
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	吳海勇	1
緒論		1
第一章 佛經翻譯文學概說		9
第二章 域外題材		6
第三章 民間文學與宗教文學		1
第四章 敘事分析		2
第五章 翻譯言論與文學理論		3
第六章 影響研究		3
主要參考文獻		5

緒論

中古時代，印度佛教東傳進入漢地，為中土帶來了異質文化。通過與華土地緣文化長期的交匯互融，佛教逐步華化，並漸次擴展它的影響，到封建社會後期，儒釋道三教合一最終成為華夏文明發展的主流形態，從中不難窺見佛教對漢語文化的巨大影響。佛教影響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就文學而言，佛教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浸潤，使佛學與文學的結合研究成為必然，否則便會在很大程度上妨礙我們對傳統文學作全面深入的理解，此為當代學人所共識。

事實上，就該課題而言，其學術淵源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以沈曾植《海日樓札叢》為發軔，後接梁啟超、魯迅、胡適、陳寅恪、霍世休、季羨林等等，一大批學殖深厚的學者曾涉足此領域，各有獨得之見，發前人未發之覆，給後學以諸多啓示。建國後，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此課題的研究一度沈寂^①。到新時期，佛學與文學研究始得以復興，再次躍升為當代學術界的顯學。

回顧近現代學術史，大致可將已有的佛學與文學的研究模式分為以下幾種：一為佛典翻譯文學研究，二是佛經故事題材影響研究，其三為佛教俗文學（以敦煌俗文學為主）研究，

^①此僅就大陸學術界而言，港臺學者在這時期不乏力作問世，如饒宗頤的《韓愈「南山詩」與曇無讖譯馬鳴「佛所行讚」》，台靜農的《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等。參見孫昌武《漢文佛教文學研究概況及其展望》，載林徐典主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上冊，第一三二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

晚近的研究漸轉向文人與佛教、佛教與文學理論等問題的探討^①。當代學者研究的轉型既是學術思路拓展的表現，同時也是有意規避自身不足的結果。與前輩學者多有較深的閱藏功夫相比，當代學者這方面的涵養顯然要稍遜一籌，這也是佛經故事題材影響研究在當代鮮有創獲的根源所在^②。

然而，無論是以何種角度切入研究，對於佛學與文學研究課題來說，佛經典籍知識都至關重要。這與佛教在漢地傳播的實際情況息息相關。印度佛教在中土的流傳，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佛經的傳譯。現在學術界一般認同的最早有關於佛教初傳的可信記錄——《魏略·西戎傳》記伊存授經說，便存錄了第一部漢文佛經《浮屠經》的片段^③，佛教傳入與佛經傳譯於此二而為一。隨著佛教在中土的進一步傳布，佛經傳譯逐漸步入正規，存錄於漢譯佛經中的大宗故事無疑有助於漢地宣教者譬喻說法。梁《高僧傳》卷七「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記周顛習讀《法句》、《賢愚》二經，遇宋明帝風疾，常為說之，明帝有感於因果報應，犯忤之徒屢被全宥云云^④，便是一例。該例同時還昭示了中古文人的閱藏經歷。梵典佛經正是這樣通過口傳與筆譯兩種途徑，影響了文人思想、生活及其創作。當然，中土文人也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接受佛教的熏沐（比如，與漢地僧侶交遊），但無論如何，漢譯佛經對於古典文學創作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源。在不明了影響源的前提下，匆忙展開相關的研究，實無益於該課題的深入。

有鑒於此，我們再返觀前文提及的數種研究模式，便不難發現佛經翻譯文學研究實際上是佛學與文學研究課題的基礎。就國內學術界而言，最早進行這方面研究的是梁啟超。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梁任公撰成《翻譯文學與佛典》，首先將漢譯佛經與翻譯文學掛起鉤來。該文包括佛教輸入前古代翻譯文學溯源，佛典翻譯界代表人物介紹，翻譯原本與譯場組

織概說等等，其中「翻譯文體之討論」一節主要就譯論來看佛經漢譯的發展，最後一節「翻譯文學之影響於一般文學」是為影響研究。佛經翻譯文學研究與影響研究二者主從關係，於此不言自明。

要說梁任公佛經翻譯文學研究存在著什麼缺憾的話，那就是梁氏還未及對漢譯佛經文學本身作專門研究。胡適繼作《白話文學史》，特設「佛教的翻譯文學」上、下兩章^⑤，關於漢譯佛經文學方面的研究稍得以加強。該書以中古重要譯家與譯經為論述對象，大段摘引富

① 參見《漢文佛教文學研究概況及其展望》，《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上冊，第一三〇頁。

② 錢鍾書《管錐編》多有發現（詳見第六章第二節「佛經傳譯對中古文學題材的影響」），但就錢鍾書的學殖與資歷而言，顯然不宜將其與新起的當代學者並列，故此《管錐編》的存在，並不與本文觀點相左。

③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受《浮屠經》，並存《浮屠經》部分内容（〔晉〕陳壽：《三國志》〔陳乃乾校點〕卷三十，第八五九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二版）。

④ 〔梁〕釋慧皎《高僧傳》（湯用彤校注），第二九五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

⑤ 據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自序」，此書前身是胡適講授國語文學史的講義，作於民國十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一月間，一九二七年北京文化學社將此出版，定名為《國語文學史》。一九二八年胡適改作此書，增加了一批新材料，成此《白話文學史》（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對比二書，不難發現佛經翻譯文學兩章為《白話文學史》新增內容（胡適《國語文學史》，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上冊，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可參閱）。鑒於梁任公在當時文化界的崇高地位，胡適將佛經文學寫入文學史當受梁任公影響。

有文學色彩的經文，比如《法句經》、《修行道地經》、姚秦譯《維摩詰經》、《法華經》、《佛所行讚》、《華嚴經》等，以為佛經文學性的明證，後及譯經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雖總體所論不出梁文範圍，但在揭櫫譯經的文學特性方面，已明顯超過前賢了。

不僅限此，胡適《白話文學史》有關佛經翻譯文學的章節，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更在於其首次明確將漢譯佛經文學寫入中國文學史。雖然，在一九二八年由新月書局正式出版該書之前，一九二七年蘇州秋葉社出版的范煙橋《中國小說史》第三章已出現有關「佛經內涵之小說」的論述^①，但僅是點到為止，不如《白話文學史》那樣明白具體。因此在《白話文學史》上卷出版後，學術界湧現出一批設有佛經文學專論的文學史來，似不能不歸功於梁、胡二人的倡導與實踐了。有關文學史著作主要有：一九二九年光明書局出版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就在六朝文學章節出現「釋典的翻譯」專論；一九三二年光明書局出版胡行之《中國文學史講話》設有「佛教的翻譯文學」專節；同年北平樸社出版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在中卷「中世文學」部分下有「佛教文學的輸入」專論；一九三五年開明書店出版張長弓《中國文學史新編》第十二章題曰「晉代佛經的輸入：翻譯的歷史、文學的一斑、譯經文學的影響」；一九三九年合作出版社出版朱維之《中國文藝思潮史略》第五章下設「佛教文學底翻譯」專節^②。

與文學史的編撰相配套，是在高等教育中「佛經翻譯文學」課程的開設^③。總之，關注佛經文學成為民國有識之士共同的呼聲^④。民國學者這方面的學術主張在建國初還有所延續，顧隨一九五四年編選中古佛典翻譯文學，重提佛經翻譯文學^⑤；一九六二年推出的，由中科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設「佛經翻譯」一章，下分「佛經翻譯的概況」與「佛經翻譯的影響」兩節^⑥。發表於一九六四年李嘉言的《佛教對於六朝文

- ①「(民國)范煙橋《中國小說史》，第三六一—三七頁，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版。
- ②參見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第四二、五八、六二、九二、一〇八頁，黃山書社一九八六年版。朱維之《中國文藝思潮史略》「自序」提到「那時於我最有幫助的，就是胡適氏《白話文學史》」云云，在「佛敎文學底翻譯」一節中又引梁任公《翻譯文學與佛典》，可證本文上述猜測並非無根之談（朱維之《中國文藝思潮史略》，載《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一編第六十一冊，上海書店一九八九年版）。
- ③陳寅恪德國歸來，受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一九二六年暑假後開課，即講授佛經翻譯文學；一九二八年受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聘任兼任「佛經翻譯文學」課；一九三一年復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和研究所開「佛經文學」課（參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第六一、六九、七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又，周一良哈佛畢業歸國，亦曾在清華國文系開設「佛敎翻譯文學」課（參見周一良《畢竟是書生》，第四四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 ④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人海燈》第四卷第一、第二期分別為「佛敎文學上輯」、「佛敎文學下輯」專刊，紹介研究漢譯佛經文學。又，周一良發表於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申報文史副刊》第三—第五期的《論佛典翻譯文學》一文從純文學角度論述佛經的文學性後，殷切期盼：「將來編文學史的人，一定要給佛典翻譯文學一個重要地位吧？」（載周一良《唐代密宗》，錢文忠譯，第一九三頁，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 ⑤顧隨在編選前言中認同胡適《白話文學史》對佛經中的文學內容的發現，並指出「佛典中文學的價值是二重的：佛書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學的價值，此其一；譯出之後，則又成為翻譯文學，此其二」（顧隨《佛典翻譯文學選——漢三國晉南北朝時期》，《顧隨文集》，第三八八、四二一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 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中國文學史》第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學的影響》①，可能是建國初此類論文的最後一篇，此後相關研究中斷一時。到新時期，伴隨佛學與文學的復興，國內學術界始重新介紹佛經文學。不過，這種介紹多出現在佛教文化一類的論著②，以及佛教與文學專書中③，至今將佛經翻譯文學寫入中國文學史，還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④。

本文無意介入這場討論，在這裡只想指出，現有佛經翻譯文學的研究還留止於梁文與胡適文學史的水平。這種佛經文學認知水準已成爲深入研究佛學與文學課題的極大阻礙，亟待提高。當務之急是對佛經文學作專題研究，從內容到形式作一全面清理。鑒於譯經文學與傳統漢語文學的特殊關係，以及佛經文學研究的終極目的，平行比較與影響研究作爲兩種基本方法，當貫穿於整個研究的始終。這也正是本文的一個特色。

最後，需對本文論題作幾點必要的說明：「中古」概念具體所指在史學與文學研究界存在著差別，由於漢譯佛經肇始於西漢末年的事實，本文所論中古譯經文學的史段不得不比一般中古文學史要提前，而較中古史學又要靠後⑤。再者，譯經文學當然不止中古漢譯佛經，唐譯、宋譯亦不乏文學性強的譯經，但中古譯經容括了佛經漢譯草創與發展成熟這兩個重要階段，名譯迭出，且內含大量佛經文學故事，非後代譯經所能有，鑒於這段譯經的獨特性，對此進行單獨研究有其合理性，前賢所爲正可引以爲據。至於本文對「敘事文學」一詞的採用，意在避免有關「小說」概念的紛爭，同時這樣做也有助於打破文學體裁的人爲壁壘，從而便利佛經文學的本體研究及其影響方面的探討。